

蠟

梅

（一名「強者」）

施特靈德伯雨 原編
顧 猷 樑 改編

——獨幕獨白劇·一八八九九年創作·一九〇七年初演——

△人物：

某夫人 職業話劇演員已婚

某姑娘 職業話劇演員未婚

招待女

△時間：某年除夕

△地點：某市陸羽茶室

△布景：茶室一角。二小精緻紅木

桌，鋪純綠色緞面桌布，上各置古

色古香的中號膽磁瓶一，滿盛蠟梅

，桌旁靠背椅子若干。

△某姑娘：淡裝淺服，坐，面前江

西磁蓋碗帶座一副；在讀某期「戲

劇畫報」，隨時更換其他各期。

△某夫人，濃裝盛服，手提華麗的

南京織錦緞致焯千佛洞藏經窟樹下

美人唐代壁畫式大口袋，上。

（某姑娘抬頭，又低頭，繼續看畫

報。）

△某夫人：怎麼了，梅姑娘，你好

？大年下孤孤單單的一個人坐在這

裡。

△瞧你這副樣子真教我難受。一年

三百六十天偏偏今天大年下孤孤單

單的一個人枯坐在茶室裡。教我難

受的想起那一次在杭州西湖邊上的

蝶來飯店眼看見有一家人在做喜事

：新娘在看張恨水的「啼笑姻緣」

，新郎跟證婚人在打落袋球。啊，

當時我立刻自言自語：這麼一個開

場，那得怎麼一個了局？黃道吉日

，新郎在打落袋球！黃道吉日，新

娘在看「啼笑姻緣」！可是，那並

不是一回事。

（招待女上，端茶給某夫人，下。

）

△你知道嗎，梅，現在我真相信，

如果你一直吊着他，那恐怕你就好

了。別忘了，我還是第一個人請你

原諒他的。你記得嗎？那樣子話

，現在你恐怕已經嫁了，而且有了

一個家。回想那一次你在鄉下跟你

未婚夫那些家裡人一塊兒過年，你

多麼興高采烈。一提到天倫之樂，

你心裡是多麼溫暖，你真是望穿秋

水似的想走出戲院子嫁個男人。是

啊，梅，我倒也不怪你，俗語說得

妙：「金窩銀窩不如家裡狗窩。」

家永遠是最好的！」至於說到孩子

們——那你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

呢。

（某姑娘表示瞧不起某夫人的神氣

。某夫人喝幾口茶，於是打開口袋

，把裡面幾件過年的禮物擺設起來

。）

△現在你得看，我給我們那些小寶

貝買了些什麼。（取出一枚洋娃娃

。）看一看這個，那是給我們小麗

麗的。你看見嗎，她會轉她的眼睛

搖她的頭。多可愛！這兒是一把小

寶劍，給我們那匹小野馬的。（她

把小寶劍從綉袋裡拔出來，準對着

某姑娘舞弄一番，好像預備下手的

神氣，某姑娘害怕。）

△你害怕嗎？你以為我會下毒手嗎

？真的，我才想不到你相信我會幹

出那樣的事來呢。現在如果「你」

下「我」的毒手，那倒並不奇怪，

因為究竟那是我會經擋住你的路，

而且我明白你「輩子也忘不了！」

雖然我是完全冤枉的。你還在以為

我要巧，把你趕出大華劇團，可是

我並沒有啊。我並沒有，任憑你怎

麼疑心我……（取出一雙繡花拖鞋

。）這一件是給我那老頭子的，上

面的蠟梅花是我親手繡的。其實，

我恨蠟梅花，可是樣樣東西上面他

都愛有蠟梅花出現。

（某姑娘抬頭，臉上表示又譏諷

又好奇的神氣。）

△（一手插進一隻拖鞋）看老頭子

他那雙腳多麼小巧，可不是嗎？你

該看一看他走起路來多麼玲瓏——

你從來也沒看見過他穿拖鞋吧，你

看見過嗎？

（某姑娘大笑。）

△看，我表演給你看看。（她雙手表

演拖鞋走過桌面，某姑娘又大笑。

）

△可是他一發脾氣，看，他就這麼

樣子頓腳。（學丈夫的口氣）「那

些傻丫頭永遠連茶也不會沏！咄！

那小傻瓜連燈火也不會侍候！——門坎底下吹風，他腳着涼了。——「見鬼，天冰凍冷，那些飯桶連爐子也總不能教它旺着！」（她把一隻拖鞋的底磨擦另一隻的肚。某姑娘大笑特笑。）

△他回家來，就得滿處找他的拖鞋，小鳳給推到櫃子底下去了。……好罷，也許跟自己丈夫那麼開玩笑是不應該的。不過怎樣他也是脾氣好，一位體貼入微的好丈夫。梅，你該嫁像他那麼一位丈夫才對。你在笑什麼？笑什麼？呃？你明白，我知道他對我赤膽忠心。是的，我知道。他自己告訴我的——你「在」吃吃的笑什麼？——那「回我上青島去避暑，那小妖精花蝴蝶千方百計的引誘他。你能够相信還有比那更教人倒胃口的事嗎？」（停止片刻。）要是我在她來賣弄風騷，我會挖掉她眼睛。（停止片刻。）我高興老頭子他自己告訴我那件事，所以我並不是從閒言閒語裡聽到的。（停止片刻。）而且，其實，花蝴蝶也並非只此一家。我想不透爲什麼，可是劇團裡所有的女人都對我丈夫風迷。她們一定以爲憑那大導演的地位他可以呼么喝六，派張三有戲演，派李四沒戲演。也許

你自己也會追求過他吧？我不敢太相信你，可是我知道他從來也沒被你顛倒過，所以你永遠好像對他所冤恨，至少我覺得那樣。（停止片刻。她們彼此監視似的面面相覷。）

△梅，今晚你一定來和我們在一起過年守歲——單單表示你沒生我們氣，至少沒生我氣。我不明白爲什麼，可是不跟你做朋友好像特別不痛快似的。也許那是因爲當年的確得過你的路子……（慢慢的口氣）或者——我不明白——真的，我壓根兒不明白那是爲甚麼。

（停止片刻。某姑娘好奇的瞪着兩眼看某夫人。）

△（動腦經似的。）也就那麼奇怪，想當年我們萍水相逢又相識。你知道嗎，我們初見面，我就怕你，那麼怕你，我兩隻眼睛一分一秒也不敢放鬆你。我（舉一動，一來一往，都是爲了跟你寸步不離。我不敢做你的敵人。所以我只好做了你的友人，可是你一上我們家來，我永遠坐立不安，因爲我眼看見自己丈夫並不喜歡你，那教我渾身難受——好像一件衣裳不合身。我盡最大的努力教他對你和他氣，可是那沒用——一直等到你離開了，訂婚了

。之後你倒成了我們的莫逆之交，起初看來好像你到時候才敢流露真情——因爲到那時候你才安全。之後，讓我想，之後那怎麼來着？我並不吃醋——那也古怪。我記得，等到我們孩子拜你做乾媽，借此機會我吩咐他跟你親熱一番。他倒聽話，你可那麼狼狽……其實，那一下子我一眼也沒看……事後我也從來不再想到過那件事——一直等到「現在」！（突然站起身來。）

你爲什麼不開口說些話？今天，一直到現在爲止，你一聲也沒出。你就是讓我說，說，說。你坐在那兒光用一雙眼睛把我的腦經——顛三倒四的腦經吧？逗啊逗啊的逗出來，好像一枚蠶繭在抽絲。讓我想一想。爲什麼你解除婚約？爲什麼從此你就再也不上我們家來了？爲什麼今晚你不肯上我們家一起過年？（某姑娘做一動作，好像準備開口。）

△不，你不用說甚麼話，因爲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了。那是爲甚麼——又爲甚麼——又爲甚麼。是的，是的，那是因爲甚麼。是的，是的，現在一塊塊兒都拼起來了。那就是了。我不跟你坐同一桌。（把茶具年禮等物往另外一桌挪。）那就是

爲甚麼我得在他拖鞋上繃我討厭的那些蠟梅花——還不是因爲你喜歡蠟梅花。（把那雙拖鞋摔在地上。）那就是爲甚麼我們非得上太湖避暑不可——因爲你受不住海味，禁不起海風。那也就是爲甚麼我兒子非叫做永春不可——因爲那是令尊的大名。那也就是爲甚麼我非得穿你喜歡的顏色，看你喜歡的書，吃你喜歡的菜，喝你喜歡的茶，譬如鐵觀音啦不可。那也就是爲甚麼——哦，我的天哪，越想越可怕，真可怕！樣樣東西，件件東西，都是從你那兒來的——甚至於你的風騷熱情。你的心鑽進我的心，好像一條蛀蟲爬進一隻蘋果，咬啊咬的，鑽啊鑽的，到頭來咬得精光，只剩了一張皮一枚心子。我要從你那兒飛走，可是我不能夠。你在那兒好像一條蛇，你那雙漆黑的眼睛教我銷魂。我張開翅膀，結果翅膀倒反把我給拖倒。我躺在水裡，一雙腳捆綁在一起，一對胳膊越使勁兒，人越往下沉——沉下去，沉下去，一直到底，那兒你却以逸待勞好像一隻大螃蟹似的張牙舞爪等着逮我——現在我就在這兒。哦，我多麼恨你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！而你還是只管坐在那兒，始終沉默安靜，一切無動於衷，不管月如鉤月如鏡，不管

陰曆年陽曆年，不管別人死活。你不懂得怎麼恨也不懂得怎麼愛。你只管坐在那兒毫無動靜——好像一隻貓守在耗子洞口。你不能够把耗子從洞裡遞了出來，你也不能夠追逐它，可是你就是能够熬過它。這兒你獨居一方的坐着——你知道嗎，大家背後管你叫捕鼠機——看你的戲劇新聞，冷眼旁觀，誰倒台了誰狼狽了，誰給劇團刷了。這兒你坐着算盤你的犧牲品有多大多小，捉摸你的運氣有多好多壞——好像船觸了礁老在等着救急。（停止片刻。）可憐的梅！你知道嗎，你不能够教我更難受了。我也明白，你是無可奈何，光景悽慘，悽慘的好像受了傷的野獸，亂咬亂抓，因為你受傷了。我也不能跟你發脾氣。我倒是應該愛跟你發脾氣的，可是到底你是一個小東西——話又說回來，至於你和我那老頭子的風流韻事一丁點兒也不教我發愁。那跟我有甚麼關係呢？譬如喝茶，是你還是另外的甚麼人教會我喝鐵觀

音，那有甚麼出入？（喝一口茶，循規蹈矩。）茶，怎麼樣也是其味無窮。如果我跟你學穿着打扮，那豈不是更妙！那只不過是教我更佔丈夫的上風，你所吃虧的我剛巧都佔了便宜。是的，怎麼樣看我想你現在也是已經失掉了。當然，你的意思我最好退席，好像你一度表演過的那樣，……恐怕你現在還是後悔莫及。可是我才不幹呢，那你請放心。做人氣量不應該狹窄，那你也明白。奇怪，為什麼誰都不想享我的福？（停止片刻。）也許，梅，樣樣都考慮到家了，此時此刻，你「弱」我「強」，你永遠也不能够從我身上拔一根毛，你只好讓步，對你自己也讓步。而現在，好比夜裡鬧賊，一覺醒來，你丟的東西都在我這兒了。敢情為什麼樣樣東西只要你那雙貴手一碰，立刻就一文不值，就花兒不開果兒不結？一個男人的心你都不能抓——即使你有的的是蠟梅花，有的是風騷——可是我能。你不能從書本子上學會做

人之道——可是我學會了。你連小永春都生不出來，儘管給他起的是合尊的大名。（停止片刻。）為甚麼你不說話——處處不說話，總也不說話？是的，平常我總以為不說話便是力量，可是也許那是因為你無話可說，因為你腦袋裡空空如也。（站起身來檢起那雙拖鞋。）現在我回家了，捧着蠟梅花，「你的」蠟梅花一起回家了。你既不能虛心請教旁人，你也不能委屈自己，所以你好比一根乾巴巴的拐杖一折兩斷。我可並不。梅，謝謝你，給我這麼多高明的教訓。謝謝你教會我丈夫怎樣恩愛女人。現在我就回家——恩愛我的男人去了。

（某夫人下。）
（閉幕。）

字數：四千五百字左右。
表演時間：四五至六〇分鐘。
（五五、一一、二六、改編。）
（五六、一二、三一、重校。）

△如蒙排演請致函本刊轉改編者接洽。

美展新聞

國立台灣藝術館畫廊業已改建完成，係由名家設計，畫廊內光綫色彩極佳可稱為我國完美之展覽場所。該館特訂於十月中旬舉行聯合西畫展，邀請名畫家藍蔭鼎、廖繼春、林克恭、楊英風、龐會瀛、席德進、鄭世璠、夏陽、顧福生先生等提供作品四十餘幅，預訂展出十天，歡迎各界人士屆時前往參觀。

國立台灣藝術館暨中國版畫協會合辦之版畫展覽會，已訂於十月下旬舉行，將展出版畫協會會員楊英風、秦松等之作品四十餘幅，在國立台灣藝術館畫廊展出四天。